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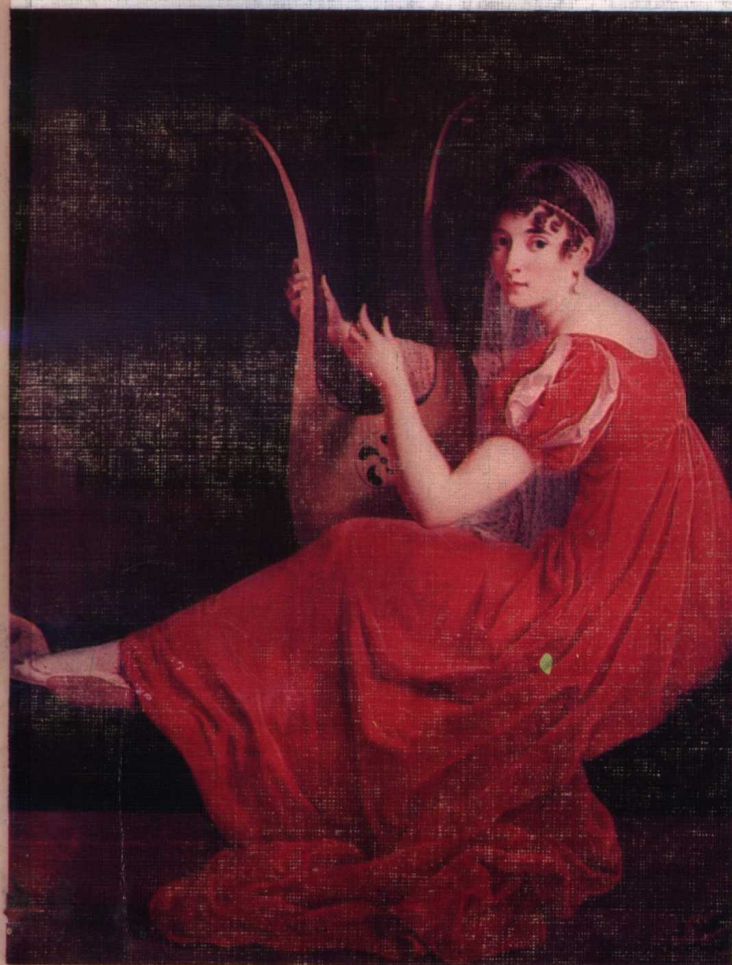
外国通俗文库

名妓传奇

[美国] 泰勒·考德威尔

却拜倒在妓女阿斯帕莎的裙下

伯里克利俯视风云变幻的希腊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名妓传奇 (上、下)

李自修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3.875 插页4 字数515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500册

ISBN 7—5407—0815—4 / I · 576

定价: 10.60元 (上、下册)

目 录

译本前言

施咸荣

属于希腊的光荣——…………… (4)

作者前言…………… (5)

主要人物表…………… (7)

第一部 阿斯帕莎…………… (1)

第二部 伯里克利…………… (275)

第三部 伯里克利和阿斯帕莎…………… (479)

第 三 部

伯 里 克 利

和

阿 斯 帕 莎

“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屋顶精美的房舍，不是建筑巧妙的岩石墙垣，不，也不是运河和船舶修造场，而是能够利用机会的人。”

——阿尔卡库斯（公元前611—580）

第一章

迪德勒斯，德雅妮拉的父亲，站在最高执政官面前气势汹汹地浑身乱抖，大声嚷着：“真可耻！一个他那种地位的人，把臭名远扬的婊子、公开的高等妓女弄到自己床上，还常常弄到家里去。这应该受到有德行的雅典人的弹劾！最起码也该对他使用陶片法来定罪。他对公众是一种凌辱；他大手大脚；他不走正道，十恶不赦。他正在抢夺人民劳动的财富，花在他异想天开的建筑上面，花在他赞助的下流艺人、雕塑匠和光脚的哲学学究上面！”迪德勒斯愤怒异常，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已语无伦次。而一旦换过气来，就又发作起来：

“一个婊子，一个声名狼藉的、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夸耀女人的端庄体面，在大庭广众间招摇，败坏年轻的姑娘！听到人们提起她那专横的名字，没有一个贞洁女人眼睛不躲闪的！人民蔑视伯里克利，要求纠正这种局面，要求把他从公共岗位上赶下去。”

最高执政官捋捋胡子，思量着象迪德勒斯这类人。他们一向要求公民道德，可是又有自己见不得人的、不敢恭维的恶习。除了愤怒以外，是不是还有妒嫉和内心受到的折磨在里边？那些象迪德勒斯一样自诩谦卑的人虽然没有多少理由

骄傲，却往往过分地骄傲。一直想探求人们弱点和品性的最高执政官明白，一个人所痛斥的东西正是他自己的弱点。痛斥别人的这些弱点，就洗清了自己的罪孽。迪德勒斯值得观察。

最高执政官为了表示不赞同迪德勒斯的言词过分，语气显然很有节制。“下去吧。凡是显贵或者阔绰的人都有艺妓，这已是成例了。我们大家娶的不都是愚蠢或者不通文墨的女人吗？可她们门第高贵，而且颇有钱财，娶来只不过为我们养儿生财、掌管家计罢了。为了逃避婚姻，我们不是都要找一个标致、可爱、聪慧的女人来安慰我们烦恼的知觉吗？谁能指责我们呢？风俗把叫人不快的妻子强加给我们，她们的智力还不如驴子，可是她们熟悉锅碗瓢勺，知道烹调蚕豆的各种方法，还能够写日常开销的流水账。她们可能具有美德——哦，老天！她们多么叫我们讨厌哪！——而这可能正是美德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也许我们敢说，她们给我们养的儿子是我们的儿子；除此之外，他们的母亲就无法叫人消受了。可是我们的祭司们却瞎谈什么‘通过每一代人来不断提高人类’！真是瞎说八道的傻瓜！驴子生儿大声叫。除非男人细心地挑选不只是有钱或者能刷锅洗碗而是有头脑的妻子，就根本没有人类的‘提高’。的确，那样我们就能生出优越的儿女而不是平庸的畜类，不辨阳光和黑暗了。迄今为止，人这个族类所以能辨别出黑暗，只是因为黑暗预示了他们那昏头昏脑的大睡，所以能辨别出阳光，只是阳光促进了他们庄稼的生长。

“伯里克利和我们大家一样。他逃避了呆头呆脑的女人，逃避了她们温顺的抱怨和她们琐屑的尖声怒叫。那么，

为什么该把他挑出来加以指责呢？这样做是虚伪，痛斥他就暴露了我们自己的邪恶。”他狡狴地朝迪德勒斯微笑起来，后者皮包骨头的眉眼鼻口之间涨红得刺眼。

最高执政官接着说：“你可以对阿斯帕莎不以为然。可她至少正在教育年轻的姑娘们，使她们不再只是散发出厨房、厩棚和幼畜圈的臭味。她们将成为丈夫的欢乐甚至吸引住丈夫，叫他们躲开艺妓甚至妓女。正象伯里克利说的，女人也属于人类。这种说法，有些人想到自己的妻子时也许会产生疑惑。充其量说，聪明的女人只能给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成员的儿子，给予我们不仅美貌同时悦人的女儿。请允许我问你一声，迪德勒斯，你认为你的妻子迷人吗？”

迪德勒斯突然显得慌乱了，然而也更加暴怒，嘴巴不断一张一合，没有一点声息。最高执政官想，这可谢天谢地。

“你说阿斯帕莎不虔诚，迪德勒斯，在哪一方面？她教导学堂里的姑娘要提出问题，不能只是接受。如果这就是不虔诚，我们最好多有一些这样的不虔诚，特别是在我们儿子中间。

“我们公开反对男人之间的爱，还有处治的刑罚，虽然这很威行。你考虑没考虑过这是为什么呢？这同样是为了逃避我们的女人，她们说话不着边际，只是唠叨着奴隶、开销、服式、孩子或者别的鸡毛蒜皮的事。你喜欢同一性别之间的变态恋爱，而不喜欢自然注定的那种公开恋爱：男女之爱吗？我承认我喜欢后者。我有我的艺妓。

“你说人民蔑视、痛恨伯里克利，我们的城邦元首，说他们要求弹劾他、放逐他。你说的人民是什么人，迪德勒斯？是那些市场上的乌合之众吧？他们不要求表彰光荣、历史和

神明的纪念碑，只要求肠肚的满足。我们是要堕落到那些侵害社会的猪豕地位，还是把眼光提高到伯里克利梦想的水平？脑满肠肥、不愁吃穿的乞丐寄生于他人的勤劳。而有想象力的人，以廉耻和节制工作的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国家能为他做什么，而是为了他能为国家做什么。难道前者比后者更好吗？有些人把国家仅仅看成是一个发着臭味的食槽，自己可以在里面打滚、挥霍。这种人对我们大家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一个人即使出身寒微，也应该以自己的生命和成就证明自己出生的正当。这个世界并没有要求他的降生。因此，他就必须证明他有生活的权利，不是用他父母在床上的嬉戏而是用他的人生本色来证明。

“那些热爱伯里克利、愿意至死为他辩护的人，不仅包括有知识的贵族，还包括以骄傲工作和诚实来糊口的人，而无论他们是在织机旁、田野里、作坊里、店铺里还是葡萄园里干活。这些人我们不敢冒犯，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我们城邦的生命。他们是我们世代生息的希望。但市场上的乌合之众却是我们的死亡。”

迪德勒斯很吃力地、含含糊糊地说出话来了：“可是，陶片法一向是用来对付官员或象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的呀。”

最高执政官叹了口气，既恼火又憎恶。“假如有可能，假如只由我来裁决的话，我不准许不会读书写字的人使用陶片，他们不清楚投票的意义。一个公民只有测试了他的智力，测试了他对为什么投票和投谁的票的了解程度，而且只有在他识文解字时，我才准许。投票是个使人敬畏的义务，也是巨大的特权。应该局限于有责任心的人们。他们较少考虑自己的利益，较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恐怕，咳，这是个

不可能的梦想。”

他见到迪德勒斯说话仍然吃力，便显然很耐心地等待着。又见到迪德勒斯根本没有听他讲话，而仅仅倾注于他自己的怒气和情绪。

最高执政官虽然掌握原则严格，但却是个心地仁慈的人。于是他说：“让我再给你斟满杯子吧。这种好酒是我自己葡萄园里产的。酒是我们时代的血液呀。”

“我可不是个醉鬼！”迪德勒斯大声吼叫，同时打了个令人讨厌的手势。

最高执政官又斟满了自己的酒杯。“我也不是，”他语气平静地说，并没有完全掩饰住他的愤怒，“凡事都要有节制才行。这不是我们希腊人的谚语吗？我从来没有失去节制。”他意味深长的望着迪德勒斯。然而，后者从没想到自己没有节制，所以训斥并没有触动他。

迪德勒斯攥紧拳头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说：“据说伯里克利要娶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为了她，他取消了跟我女儿的婚约！要是这还不是一件公开的丑闻，那什么也算不上丑闻啦！”

最高执政官微笑起来。“别害怕他们之间的婚事吧。几年前，伯里克利不是征得了议会的同意后，自己规定了雅典公民一律不得与外籍人通婚吗？阿斯帕莎是爱奥尼亚人。因此，他不能娶她。他是个慎重的政治家；他否定自己的法律当然会引起强烈的抗议。这有道理，有好多雅典人不能娶自己所爱的女人，就因为她们是外籍人。他们服从了法律。因此伯里克利必须服从这种法律。如果统治者藐视他们亲自制订的法律，他们就是罪犯。可伯里克利绝不是罪犯。”

接着他那和善的脸色变得严酷无情了。“还有你外孙卡利厄斯的问题。他已经被禁止再去那些最低级、最下流的赌桌、酒馆以及议会大厦广场上几乎所有的地方去了。这是因为他那气势汹汹的行为，他的傲慢，他的恃财——”

“他只是个年轻人哪！”迪德勒斯大声叫着，忘记了最高执政官的崇高地位，“那只是由于他性情刚烈，他年轻气盛。”

“年轻正是晓以纪律、练习自制的时候，”最高执政官说，眼色阴沉下来，“如果一个人年轻时不学会这些，那就永远学不到了。你说什么性情刚烈和年轻气盛，难道不就是由于这些他才差点在酒馆杀了人吗？要不是象你说的他有钱，要不是有你调停，他早坐牢去了。为了自己的儿子、卡利厄斯同母异父兄弟的荣誉，伯里克利也从中斡旋过，虽然我相信他这是出于无奈。”他摇了摇头，“说到伯里克利，叫我恼火的就这一件事。”

“你对他总是十分看重，老爷！”迪德勒斯说，一时之间忘记了自己应该慎重。

“这当然。在重大事情上，他是个主持公众正义、具有公民美德的人。但愿我能象他那样。”他对迪德勒斯感到了厌倦。

迪德勒斯站起身来。“我要报复，”他无意当中说了这么一句，便未经许可几乎一路跑出房间，尽管他怒气冲冲，袍子从他如柴的身躯上飘拂起来。最高执政官微微一笑，接着传唤抄写员和律师。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同他商量。

“是执政官迪德勒斯象一阵北风从这里刮跑了吧，老爷？”一个年轻律师问。

“是他。他是个老头儿了，可是从房里跑出去时，就象给惩罚女神追赶着似的。”另外一个律师说。

“恐怕是这样，”最高执政官微笑着说，然后想起了卡利厄斯。他的卑鄙的罪恶、愚蠢的傲慢和狠毒，他的狡猾和粗俗，他的以残忍为乐、狂妄和粗鲁，在雅典给他自己赢得了凶恶残暴的恶名。只有他的财富和他的门第才使他免于众怒。他们常常见他在大街上喝得烂醉，痛打抬他那顶精心制作的轿子的奴隶，刺杀无辜的丧家狗，或者蹒跚着追逐只有女佣陪同的年轻姑娘。他声名狼藉，人人躲闪，这叫他怒火如焚。

最高执政官说：“常常是一个人的下半身给自己带来毁灭的。”

只是在迪德勒斯府上跟母亲和外公外婆在一起时，卡利厄斯才得到容忍。他那粗野的外表、臃肿的身材和迟钝愚鲁的面容，跟他母亲相似得出奇，可是没有她那种驯顺，没有她那种爱恋和忍受的能力。他听见她为自己失去的两个儿子小赞替浦斯和帕拉勒斯嚎啕大哭，但他痛恨两个弟弟，想保护持和疼爱全归于自己，而他自己能给予别人的却什么都没有。他知道，德雅妮拉对另外两个孩子的偏爱胜于他自己，那两个青年是伯里克利的儿子。深夜里，他常常想入非非，要杀死他俩。他听着外公结结巴巴地谩骂伯里克利，听着外婆哭哭啼啼地数落，心里思量起来。不仅仅是他讨厌伯里克利，嫉妒同母异父弟弟的标致，他住在伯里克利家里时，弟弟们的父亲对他还流露出过轻蔑。他虚荣心很重，深信自己有王子的仪态，智力也超过了雅典所有的人。虽然家庭教师对他不存希望，虽然在听哲学家讲课时，学生们把他赶出了听讲

的议会大厦柱廊，他却认为他们是可悲的傻瓜，对他们嘲弄的喊叫报以诅咒。从他舌头上滚下来的全是亵渎和恐吓的言语。他已经杀死了两个没有触犯人的奴隶、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虽然雅典人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只当成物件，但仍十分震惊。卡利厄斯觉得人人嫉妒他，这叫他得意，对于所有小视或者嘲笑他的人，他都是他们最残忍的敌手。这既包括住在伯里克利家里时所遭到的对他的羞辱和伯里克利本人对他的羞辱，还包括两个同母异父弟弟对他的羞辱。

他刻骨铭心的仇恨集中到了崇高的城邦元首身上。他相信，伯里克利不但是他的敌人，还遭到了全雅典的痛恨。于是，听了迪德勒斯在餐厅里对自己前女婿的诅咒以后，他有好多半夜里琢磨起伯里克利来。怎样才能叫伯里克利受到他应受的痛苦呢？动手打城邦元首或者哪怕是打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处以死刑。甚至公开的恫吓都应受到惩罚。卡利厄斯自视甚高，相信自己象赫尔克里士那样所向无敌。然而，什么东西在警告着他：在他道德败坏的同伙中间，公开的也好，秘密的也好，哪怕是赌咒发誓般地提到伯里克利也不行。伯里克利是以残酷无情闻名的。

于是，卡利厄斯的心思集中到伯里克利和阿斯帕莎那个婊子身上。他听着迪德勒斯对伯里克利的抗议，被撮弄着相信了是阿斯帕莎取代了他母亲的位置。德雅妮拉的耻辱成了他的耻辱。这样的女人怎么胆敢坐在母亲坐过的椅子上，怎么胆敢睡在伯里克利的床上？德雅妮拉的贬黜成了他的贬黜。难道阿斯帕莎不是最低级下流传说中提到的一个臭名昭彰的高等妓女，不是雅典的耻辱？外面还流传说她不敬神，是所有纯洁女人的屈辱。而伯里克利爱她，这就足够了。

卡利厄斯着手策划起来。假使他让阿斯帕莎死掉，这不仅会给伯里克利一个致命伤，还会由于他的暗杀换来雅典人的嘉奖。一箭双雕，既报了伯里克利的仇，又成了雅典的英雄。不管伯里克利地位多么崇高，也不敢找他复仇。卡利厄斯就是这样看的。

但是，怎样制造杀死她的机会呢？她的房子和那座可怕学堂周围都有护卫。学堂激起了善良公民的义愤。她凡是出门都有陪伴。有德行的雅典人可能觉得她可鄙，滑稽诗人可能在舞台上、酒馆里甚至当着伯里克利本人的面用机变的诗来挖苦她，然而她是最强有力的城邦元首的情妇，人们害怕她。同时，她晚宴上的主顾还追求她、渴慕她。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她最激烈的敌人，也不能不称赞她的美貌，这在雅典已经驰名。

她的美貌。要是毁掉了她的美貌就等于毁掉了她这个女人，使伯里克利讨厌她，叫她看到他时带着悲痛和绝望，连最痴心的人也都既可怜又厌恶地背弃她。卡利厄斯虽然脑筋迟缓，但也狡诈、顽固。他戴上兜帽，独自个儿来到一个老妇人黑乎乎的住所里。她以酿造饮料和毒药知名。不少人管她叫冥府女神，她甚至以这个名字来夸耀自己，咯咯地笑着。不仅是黑夜，就是在白天，人们也都不敢到她房子里去，谣传说她能够用邪恶的符咒镇住人们。然而，她有她的主顾。他们到她那里去要春药，要护身符，要求给自己的敌人降灾。不生孩子的女人到她那里去，于是生了孩子。她能算命，许许多多的人小声说她是个会占卜的女人。官员们觉得她是个疯子，没有拘捕她，因为她向神庙施舍起来十分慷慨。如果她算不上有体面，但却很有钱。有些人说她是一个化了装的西

彼尔^①。她的房子座落在—簇粗大的埃及榕中，有拴着练子的暴犬把守。据说，她只要嗓子眼儿里咕噜一声，就能即刻把狗放出来。房子虽然不大但十分豪华，摆满了珍玩，都是感激她的主顾赠予的。扬言说自己不迷信的迪德勒斯痛骂过她，把她称作雅典的丑闻。

卡利厄斯谁也不相信，因此没有派一个奴隶去告诉冥府女神将有一个尊贵的老爷来看她。奴隶们总是乱说乱道。倘若外公知道外孙到这样一个不祥的女人那里去过，就会怒不可遏，宣布他不再受到疼爱了。此外，迪德勒斯是执政官，负有公共职责，又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卡利厄斯知道，迪德勒斯曾经想通过阿斯帕莎伤害伯里克利，但只是利用合法的途径偷偷地进行。

必须极端诡秘地着手，不让任何人怀疑到贵族家庭子弟的头上。

卡利厄斯虽说很富有，但也很吝啬。他来到冥府女神的家里，发现自己仍然戴着兜帽不露五官时，便想威胁恫吓她，强迫她只要一两枚金币。但她坚持非要五十枚金币不行。他诉说自己是个穷人，她大笑起来，说她要放出一只狼似的狗来，咆哮着扑到他身上把他赶跑。他衣服穿得很寒酸，可她瞧见了他那双从未干过活的大手，又软又胖，听到了他的声音，虽然粗俗，但不是庄稼人或小店主的声音。

她把灰蛇一般的憔悴蓬乱的头发甩到背后，说：“你买的不光是强酸，还有我的沉默。虽说我不止一次受到威胁，可从来没有打破过我的沉默。”她冲他呲牙咧嘴地笑着，象是舞台上戴的面具一样，还捏响她那瘦削的指关节。房子里

① 西彼尔是传说中的女预言家，其人数及生活时代和地点说法不一。

散发着焚香的气味，墙上画着可怖的壁画，有鸟身女妖、复仇女神、戈耳贡和龙蛇，都被黄铜灯的光线照亮，跃动着可怕的颜色。卡利厄斯打算拿到强酸以后，用短剑把她杀死，这样可以取回金钱，又不会留下证人。然而，仿佛她听见了他的威胁——虽然她看不见他那张恶毒的脸——于是把蹲在她跟前的两条狗放开，它们发出了最阴险的吠声，通红的眼睛死盯住他。他向后躲闪着，她咯咯笑了起来，明白自己吃准了他的意图。

她蜷缩在蒙着丝绸的椅子里，那只硕大的铜雕柜子就在她身边。卡利厄斯嘴里诅咒一声，把钱袋丢在她皮包骨头的两膝中间。她打开钱袋，数起金币来，然后满意地点点头，打开柜子，拿出一只装满暗红药水的小玻璃瓶来。“把这个泼到你敌人的脸上，他就再也看不见啦。谁都会害怕看他的脸啦。比墨杜萨的脸还可怕。毒药会燃烧起来，什么火也不如它，碰上什么烧掉什么。丢出药以后，就马上跑开。”

卡利厄斯没有再说话，就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她。那个小瓶小心地包在羊皮纸里，然后再包上皮子。现在，他只须安排怎样碰上阿斯帕莎，怎样靠近她，把药全洒在她脸上。她死不了，可是到了那时以及后来，她会祈求一死的。这对伯里克利是个再合适不过的报复了。据说，伯里克利崇拜她，就仿佛她是个女神屈身来爱他、跟他睡觉似的。

有好几天，他在她房子和学堂周围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提防着护卫。他穿得很寒酸，象个工匠或者种地的，脸上罩着兜帽，步伐懒散，脑袋驯顺地耷拉着。他望见奴隶们来来去去，认出了知名客人的脸，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连护卫也没有。有一回，他瞧见了阿斯帕莎的轿子，可是也

有护卫保护，而且为了挡住灼热的阳光，轿帘也拉上了。阳光能够伤害她那受到赞美的肤色。有人说，她在城里夜晚才勇敢地露出她的脸来，毫不羞怯，眼睛无所畏惧地瞪着前方，不知躲闪。可是卡利厄斯明白，她身边总是簇拥着崇拜者。他们会立刻抓住他，无疑会把他给宰了。

她的房子既有护卫，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卡利厄斯不得不等待着。失意叫他疯狂起来，甚至使他想铤而走险。他想当雅典的英雄，哪怕是为此而死。然而又总是从那种结局中退缩回来，他一直懂得必须隐匿姓名。这使他对阿斯帕莎怒不可遏。他渴望荣耀。虽然他的行动无疑能博得喝采，但代价毕竟太高了。如果欢呼时他不在场，他就没有兴趣当英雄了。他还听说，阿斯帕莎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不管雅典的公民多么赞同他的行动，他们肯定要为她报仇雪恨。

他告诫自己，为了家族的体面他一定得无所畏惧。然而他害怕。他强迫自己第一次认真地、集中地考虑起生命来，可怕的思考使他出了一身汗。

经过漫长的几天以后，他终于想起了一个愚蠢透顶的计策，不过从计策的大胆来看也许能够成功。有一天夜里，他听迪德勒斯酸溜溜地说什么来着？“金钱就是一切，用它甚至能够诱惑神明——是他们创造了金钱。”卡利厄斯觉得这话讲得很对。在千载难逢的一个时辰里，他疯狂地发誓说不能再象他生性那样吝啬了，他要用金骰子做一次赌注。

他来到城里最下流的地区。这里居住、潜藏着最鲁莽、最冒险的恶棍和逍遥法外的罪犯。为了金钱，他们甘冒一切风险，又和同他们类似的先鹭一样毫无侧隐之心，是一些残忍的人，心灵里武装着气味相投的邪恶。不仅是金钱就是刻